

全译繁化机制的内涵、理据与类型

万光荣¹, 余承法²

(1. 中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74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语言学系, 美国威斯康星州 53706;
2. 中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74 / 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 孔子学院, 美国威斯康星州 53818)

摘要: 繁化机制是译者为准准确传达原文语里意义和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而在译文中增补语表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相互联系的全译行为,其理据是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等方面的差异。根据操作的语言单位,繁化机制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类型,运用频率依次递减,难度依次加大,既可单独操作于某一语言单位,也可逐层操作于不同语言单位,共同推进译文尽善尽美,追求精妙超凡的求化艺术。

关键词: 全译;繁化机制;内涵;理据;类型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15)01-0052-07

1. 引言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为化解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增加必要的译文语表形式,以期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繁化机制遵循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余承法 2014),符合信息冗余规律,将原文不需要或隐含的语表形式以恰当方式在译文中增补出来,确保成功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主要操作于双语的语素、词、短语、小句四个语言单位,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主要类型,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更加具体的类别。

2. 繁化机制的内涵

按照观察充分、解释充分和描写充分的“三个充分”研究要求,遵循“语际对比—思维转换—文化交流”(语—思—文)大三角和“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表—里—值)小三角的“两个三角”研究思路(黄忠康等 2009),借鉴钱钟书对“化”的界定,即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Yu 2006),繁化机制可定义为:译者为准准确传达原文的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其语用价值,增补原文缺失而译文必须的语表形式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手段、策略、方法之间相互组合和联系的全译行为。

繁化机制符合语言表达的信息冗余规律,通过

增补译语形式,实现译文文化求真、语里求准、语值求美,体现原语单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到长以及原语信息表达从减省到繁复的量变过程。

繁化机制的主要手段是增补,包括两大策略:一是增加原文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语言单位,或增加原文中承前或蒙后省略的语言单位;二是补充原文不言自明的信息内容或原文受众熟悉而译文受众陌生的文化背景信息。

其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语的语表形式在译语中有所繁复,但语义不添加,语用不增值,增加的语言单位必须是最小限度的,补充的信息及其表达形式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因无端增补使译文信息无限膨胀,导致全译成为变译。

3. 繁化机制的理据

从“语—思—文”大三角考察,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从“表—里—值”小三角考察,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运用语言形式、传达语里意义和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

3.1 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由于中西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导致汉英中特定的表达习惯,如习语、俗语、谚语,典故、神话中的罕见人名、地名等,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

作者简介:万光荣(1973-),女,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英汉对比与翻译;

余承法(1974-),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中外语音对比。

都承载着本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本族读者是众所周知的,译语读者却难以理解。直译势必造成文化信息缺省,让译语读者望词兴叹,译者必须增补必要的背景信息,或随文译出,或加于文后,或辅以注释,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词语的文化内涵,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

3.2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汉英互译不仅是语言形式和文化体系的转换,也是深层思维方式的转换。连淑能(2002)总结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十大差异:伦理型与认知型、整体性与分析性、意向性与对象性、直觉性与逻辑性、意象性与实证性、模糊性与精确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后馈性与超前性、内向性与外向性、归纳型与演绎型。其中大部分影响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伦理性特征,往往从自我出发观察和描写世间万物,表现在语言实践中的“人治”倾向,句子多用人称,常常隐含或省略人称主语。西方认知型的思维方式,从自然界说明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原因,导致语言表达中的“法治”倾向,句子常用物称,多用名词充当句子的主语。中国传统思维用模糊方法和工具把握事物的总体特征,有些概念范畴缺乏界定,不太注重逻辑推理过程。

反映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一词多义、形散神聚,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弄清词语、小句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反,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概念严密,判断明确,推理严谨,注重思维的形式化、公理化、符号化,语言表达中很少用笼统词语指称不同对象,小句内部各成分之间、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一目了然。中西这种模糊性与准确性的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决定了汉英互译时需要适当增加词语。

3.3 汉英语言文字的差异

由于中西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形成不同的文字系统(表意文字VS拼音文字)和语言类型(分析型语言VS综合-分析型语言),表现在运用语表形式、传达语里意义和反映语用价值时的巨大差异。

3.3.1 汉英在运用语表形式上的差异

汉民族形象性、整体性、和谐对称的思维方式,使得汉字注重形象、直观、对称,大多可以见形知义;英美民族抽象性、个体性、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得英语单词抽象、综合,一般不能听音或见形知义。

在词类运用上,汉英都有各自独特的词类,如

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词等。汉英相同词类的使用频率不同:表动作时,汉语惯用动词,英语可用名词、形容词或介词;指称人物时,汉语多用名词,英语惯用代词;连词成句时,汉语少用介词或连词,英语多用介词、连词、副词、关系代词等加以连接。这些词法差异决定了汉英互译时必须增加译语的特有词类,结合原语词义和译语构词方式增加必要词语。

汉语注重意合,以小句、短句见长,连词成句往往没有外部形态,而是借助语义关系,承前或蒙后省略句子主语;英语注重形合,以复句、长句居多,连词成句大多通过显现的外部形态,通常不省略句子的主语。因此,汉译英时必须依据逻辑语义关系增加关联词语,英译汉时需要根据汉语连词对出现的情况加以增补。英语句子习惯承前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汉译时必须适时补出,以使意义显豁,结构畅通。

汉语语篇呈螺旋式,习惯运用叠加、排比、反复等手段,英语语篇呈直线式,多用省略和替代,英汉全译时需要增补必要的词。汉语语篇强调悟性和意合,通过语境和语用等无形的衔接方式来领会语篇单位之间的逻辑意义关系,英语则强调理性和形合,多用词汇、语法等有形的衔接手段,汉英全译时就需要增加必要的介词、连词或副词,确保译文语篇的连贯。

3.3.2 汉英在传达语里意义上的差异

单语内部的语表形式和语里意义并非总是一一对应,语际转换中的非对应性更加明显。

原语有独特的传情达意方式,将语里意义隐含于语表形式,或者依据语境需要省略某些形式,但在译语中必须加以明示或补充,才能帮助译文受众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真正意图;有时某些语表形式传达的信息在原语中属于赘余,但在译语中是必要的信息冗余,因此译者增添解释性短语或添加连接词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易解性,导致译文往往采用比原文更明确的形式表达信息(Shuttleworth & Cowie 2004),借助译语形式将原文的语里意义显化或外化,传达原文词义时进行概念性增补,传达原文句义、语篇义及其语用义时增添语言单位。

3.3.3 汉英在反映语用价值上的差异

汉英反映修辞值、语境值、文化值的差异表明:译者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语义,只是尽了部分职责,最终还要判断译文是否再现原文语值,是否讲究修辞、富有文采。为此,译者必须适当增添语言单

位,符合语值再现的译语规范,确保译文成型成活。汉语经常用各种语气助词表达情态,运用语形重叠、语义重复实现对称美和音韵美,善用对偶、排比、顶针等修辞手段丰富表达形式。相反,英语力避重复,多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用代词替换名词,用助动词替换动词,几个并列词语共用同一成分。因此,英译汉时,在不增损原文语义的前提下,译者可以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适当增添词语,使译文韵律和谐、结构匀称、语势强化、语篇优美,真正做到既求信、又造美。

4. 繁化机制的类型

繁化机制按其运用理据分为三种类型:语法性繁化,因双语语法结构的差异而运用的繁化;语义性繁化,因原文表意之需而运用的繁化;语用性繁化,因再现原文语用价值和满足译文修辞达意之需而运用的繁化。

一般而言,语法性繁化和语义性繁化是强制性的,否则译文无法准确完整传递原文语义,也不符合译语表达规范;语用性繁化是选择性的,在不影响传递原文语义的前提下适当增添,可确保译文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繁化机制的操作手段是增补,主要涉及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因而分为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小句繁化四种类型,运用频率依次递减,难度依次加大。

4.1 语素繁化

语素繁化,指根据表意需要将原语语素增译为译语词或短语,是原语语素在译语中的词化或短语化。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构词的语言单位,在实践中单独全译的可能性很小,没有词、短语、小句层面那么普遍,因此经常被人忽略。但是,语素繁化直接涉及词汇层面以及语法形态,在力图建立完善、全面的全译求化机制时,不能忽略语素繁化。

汉英语素在形式、构造、功能的较大差异,决定了双语词汇无法在形式上形成完全对应,必须采取相应手段和方法追求意似。汉语语素的实现形式是汉字,英语语素是一定的字母组合,词缀和词尾数量众多,绝大多数全译时必须增译成汉语的词甚至短语。

4.1.1 英语词缀汉译时的词化或短语化

英语词缀的词化或短语化,指用汉语的词或短语传达英语词缀所表达的意义。学者们界定词缀时存在分歧,数量也未达成共识。英语词缀的种类多、数量大,相当一部分在汉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只能用实词素表示。

4.1.2 汉语词缀英译时的处理

汉语的词缀数量有限,一部分可对译成英语词缀,一部分则没有对应形式,只能通过单词表达,如:老婆—wife,阿姨—auntie、nurse等。这些词缀的意义已经完全虚化,对应的英译并不是译“老”而是其后的语素。

4.2 词繁化

词繁化,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递语义的需要在译语中增加语言单位,从而将原语词增译为译语短语或小句,即原语词在译语中的短语化或小句化。一个词表达的语义内容,有时既可以用一个短语表达,也可以用一个小句表达。语际转换时,要保全原文语义,就要确保其信息守恒、思维内容等量不变,但等量的思维内容可以借助译语中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进行储存,出现原语单位和译语单位的跨级转换,即将原语词表达的概念内容替换为译语词表达的简单概念,或转换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或转换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译语表达时,译者将储存于大脑中的概念内容,既可用译语中对应的词表达,也可换用译语中复杂的短语,即原语的词繁化为译语短语,还可换用译语的小句,即原语词繁化为译语小句。

4.2.1 词的短语化

词的短语化,指用译语短语传达原语词所表达的语义信息,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原语语素在译语中词化或短语化之后,原语词就自然而然地增译为译语短语;英语中有些复合形容词由相应的定语短语压缩而来,汉译时可直接还原成短语形式,译成“XX的”;在译语中增加原语无其形却含其义的词,将原语词增译成译语短语,从而将原语词表达的简单概念扩展为译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

原语单词中的语素扩展成译语的词语之后,该词在译语中短语化,或直接通过增词实现原语词在译语中的短语化。增词首先表现在增加原语没有而译语特有的词类,如汉语的量词、助词,英语的冠词、表达时态的助动词等,其次表现在增加原语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词,或补充原语中省略的某些词。一般而言,实词增译多用于英译汉,虚词增译多用于汉译英。

4.2.2 词的小句化

词的小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从而形成小句,或者将原语词扩充为译语小句。新增词语表达的语义内容经过重新组合,形成带有特定语气、相对独立的小句。思维转换中,是将原语词表达

的概念,分解为几个译语词或短语表达的概念,再进行概念组合,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形成一个完整判断,外化为译语小句。

原语词在译语中的小句化既涉及语言单位的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也涉及思维单位的跨级转换,包括五个步骤:原语词转换为简单概念→简单概念转换为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象→简单组象转换为简单命题/判断→简单命题转换为译语小句。(黄忠廉 2008)

英语中有些分词位于名词之前,语表上跟名词之间形成定心关系,可将其扩展为定语从句,从而将分词还原成动词,跟名词之间形成主谓关系。分词实现语内的小句化,译成汉语时即可对译成前置的定语短语,形成分词汉译时的短语化,也可跟所修饰的名词重新组合成为一个主谓短语,带上语气、独立出来即为小句,形成分词汉译时的小句化。如:

(1)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protest相当于短语to express one's disagreement, feeling of unfairness, annoyance etc,表达一个复杂意象(或意象组合)。现在分词protesting修饰chair,将人的抗议声引申到椅子上,意象发生了转移,即:a protesting man → a protesting chair,重组为protesting → producing a protesting sound, a protesting chair → a chair that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表达判断a chair produces a protesting sound。原文一个小句就分解为两个小句:he crashed down on a chair和the chair produced a protesting sound,用汉语表达为:

译文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发出抗议声。

经过概念合并、意象重组,两个小句可合并为一个,即:

译文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发出抗议声的椅子上。

“他撞倒在椅子上”和“椅子发出抗议声”存在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为了发挥汉语善用小句的优势,尽可能做到既传达原意,又模拟声音,译文还可润色如下:

译文III:他突然撞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压得吱吱作响。

4.3 短语繁化

短语繁化,指根据语值再现和语义传达之需,在译文中增加原文虽无其形但包含其义的短语,从

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充为译文的较长短语甚至小句。短语繁化以词繁化为前提和基础,增词不一定增短语,但增短语肯定会增词,短语繁化比词繁化的难度较高、频率较低。

4.3.1 短语扩充

短语的扩充,指在译文中增加必要的短语,从而将原文的较短短语扩展为译文的较长短语,以便准确、清晰地传达原文语义,有效、完整地再现原文语用。常见的增加短语包括:概括性短语、列举性短语、替代性短语、省略性短语、注释性短语和修辞性短语等。

(2) If it is to be defended, its defenders must either argue that the market system is morally preferable because it promotes human freedom, regardless of the resulting situation of society, or that the market system will produce results which the individual making the judgment finds morally preferable.

如果得到辩护,那么辩护人必须从两方面进行争辩:其一,从道义方面,市场体制更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自由,不管社会的结果情况如何;其二,市场体制必将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的个人判断在道义方面令人喜欢。(http://202.204.128.82/CEO)

原文用either argue that...和or that...指出辩护人必须进行辩护的内容,译文先增加“两方面”进行总概,然后增加“其一”、“其二”分别叙述,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4.3.2 短语小句化

短语小句化,指在译文中增加短语并带上某种特定语气,将原文短语扩展为译文小句。原语短语表达的复杂概念,既可扩展为译语中更长短语表达的概念,也可扩展为译语小句表达的判断,其操作程序包括以下六个步骤:原语短语转换为复杂概念→复杂概念转换为复杂意象→复杂意象分解为简单意象→简单意象聚合为简单组象→简单组象转换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转换为译语小句。(黄忠廉 2008)如:

(3) 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http://202.204.128.82/CEO)

原译:"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vesting the crops as soon as they are ripe.

原文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可转换为由“粮食”和“成熟”这两个简单概念组合成的复杂概念,经过译者的大脑思维活动,形成一个复杂意象,

可分解为两个简单意象：“谷物类、豆类和薯类”和“植物的果实完全长成”，聚合成两个简单组象：谷物类、豆类和薯类等的果实完全长成(状态)，果实完全长成的谷物类、豆类和薯类(结果)。考虑到原语中“粮食成熟”为主谓短语，强调“粮食成熟”的状态，而非“成熟的粮食”的结果，于是放弃组象聚合the ripe crops，选择the crops are ripe。经过一系列概念—意象—组象—命题之间的转换之后，原句分解为两个小句：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早日收割粮食的意思(独立小句)；粮食成熟时(非独立小句)，对译成两个英语小句，重组如下：

试译：Here "clearing the fields" means harvesting the crops as early as possible when the crops are ripe.

英语的独立主格结构由各种从句压缩而来，可增译为汉语小句；英语句首的名词短语有时充当原因状语，可扩展为原因状语从句，汉译时需繁化为原因分句(例4)；英语简单句中的有些主语，实际上是一个表达含蓄条件的概念，可扩展为if引导的虚拟从句，汉译时需要繁化为假设分句(例5)；英语中有些名词短语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虽为主语的补语，实际上相当于省略主语和系动词的小句，可繁化为汉语并列复句的后分句(例6)。

(4) The heir to a fortune, he did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his future life. (章振邦、张月祥 1997: 382)

试译：他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因而不必担忧未来的生活。

(5) A true friend would have acted differently. (同上: 417)

要是真朋友，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6) They returned aware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ll accurately self-conscious and political people. (<http://202.204.128.82/CEO>)

他们回来时才知道自己的文献，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民族。

4.4 小句繁化

小句繁化，是指根据再现语值和传达语义的需要，在译语中增加必要的小句，或者将原语词和短语表达的意义用译语小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将原语单句扩展为译语复句甚至句群，即原语小句在译语中的复句化和句群化。小句繁化以词和短语的繁化为前提，增加小句必然增加词和短语，反之不必然，因此小句繁化的频率低于短语和词的繁化。有

时增加词语不足以传达原文语义，还必须借助译文小句才能挖掘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或者通过增加小句再现原文中隐含的文化背景信息，同时符合译语的行文习惯，满足修辞达意的需要。

4.4.1 小句的复句化

小句复句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几个短语化或小句化的结构组合成复句；或者在译语中直接增加小句，原语小句自然扩展为译语复句。

小句的复句化，从语表形式看，是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复句的过程，从语里意义看，是原语的简单命题扩展为译语的复合命题的过程，包括六个步骤：原语小句对应为命题→命题分解为命题成分/概念/意象→复杂命题成分组合为简单命题(或：简单概念/意象组合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外化为译语小句→几个译语小句联结为复句。(黄忠廉 2008)

(7) ①A confined triangle, perhaps fifty miles its greatest length, and thirty its greatest breadth; ②two elevated rocky barriers, meeting at an angle; ③three prominent mountains commanding the plain — Parnes, Pentelicus, and Hymettus; ④an unsatisfactory soil; ⑤some streams not always full; — such is about the report which the agent of a London company would have made of Attica. ("Athens, the Eye of Greece" by John Henry Newman)

原文独立小句为such is about the report，看似是一个简单命题，但主语such前面带有五个名词短语充当其同位语，可分解为五个一级复杂概念：短语①带有两个并列短语作后置定语，可分解为三个二级复杂概念：“一个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50英里”、“最宽处约30英里”；短语②为一个名词短语带上一个作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可分解为两个二级复杂概念：“两堵耸立的岩石屏障”、“在一处相交”；短语③为一个名词短语带上包含一个充当后置定语的现在分词短语和一个同位语，可分解为三个二级复杂概念：“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俯临平原的这三座高山”、“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短语④、⑤都是定语短语，分别表达一个复杂概念：“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几条终年不涨水的溪流”。

因此，整个小句表达的命题分解为上述六个一级复杂概念和十一个二级复杂概念，这些复杂概念既围绕命题成分，又相对独立，分别组合为简单命题，外化为以下6个译语小句：有一处写世隔绝的

三角地带;该三角地带最长约80公里;(该三角地带)最宽近50公里;有两堵挺然耸立的岩石屏障;(它们)相交于一角;有三座突兀嶙峋的高山;(它们)俯临平原;(它们)是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有一处不尽人意的土壤;有几条不是终年涨水的溪流。

于是,由一个原语小句扩展而成的六个译语小句,可根据语义关系联结为复句,根据表达习惯调整顺序,并进行必要的增删,最终繁化为一个汉语复句:

有一处与世隔绝的三角地带,最长处约80公里,最宽处近50公里;两堵挺然并耸的岩石屏障,相交于一角;三座突兀的高山,即帕奈斯山、彭特利库斯山、伊米托斯山,俯临平原;土壤不如人意;几条溪流并非终年涨水——这便是伦敦任何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对于阿提卡所作的报道。(杨自伍译,笔者略加修改)

4.4.2 小句的句群化

小句的句群化,指在译语中增加词或短语之后,对原语的词进行短语化或小句化、短语进行小句化,或者增加独立小句,从而将原语小句扩展为译语句群,跟小句的复句化过程一样,小句的句群化也采取六个步骤,与之不同的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中,先将某些小句独立为单句,再跟其他小句(单句)或小句组合(复句)一起联结为句群。

如:

(8) 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http://202.204.128.82/CEO)

We must be aware that China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will remain so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e well-off life we are leading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it is not all-inclusive and is very uneve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is still one between the ever-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原文单句省略了主语,宾语由三个并列的主谓短语充当,第二个主谓短语带有三个并列的定语短语,形成短语套短语的复杂格局。译者先将“必须看到”增译为小句we must be aware,三个主谓短语增译

为四个小句,再将第一小句转换为we must be aware的宾语从句,第二、三小句组合为并列句,第四个小句独立为单句,将这三个句子依次排列成为一个句群。

5. 结论

繁化作为一种全译求化机制,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即原文的语表形式在译文中看似有所繁复,但语里意义不改变,语用价值未变动;在操作语言的运用中,汉译英多于英译汉;在操作单位上,语素繁化 > 词繁化 > 短语繁化 > 小句繁化,运用频率依次递减;在词繁化的使用中,英译汉以实词增译为主,汉译英以虚词增译为主。繁化机制既可在某一语言单位上单独操作,也可在不同语言单位上逐层操作,通过在译文中增添原文形式上缺失或省略的语素、词、短语和小句等语言单位,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语里意义,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成功实现思维转换,共同推进译文尽善尽美,追求精妙超凡的求化艺术。

参考文献

- 黄忠廉. 2008. 小句中枢全译说[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忠廉, 等. 2009.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连淑能. 1993.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连淑能. 2002.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 刘宓庆. 2005.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钱钟书. 1984. 谈艺录(补定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克非, 等. 英汉对应语料库检索系统[OL]. http://202.204.128.82/CEO. 检索日期2012-10-18.
- 杨自伍. 1996. 英国文化选本(上)[Z].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余承法. 2014. 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3).
- 章振邦, 张月祥. 1997. 新编英语语法概要(第二版)[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Shuttleworth, Mark and Cowie, Moira. 2004.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Yu, Chengfa. 2006. On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Sublimity"[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4(3). (下转第70页)

- 许钧. 1987. 论翻译的层次[J]. 中国翻译, (5).
- 许渊冲. 1981. 翻译的标准[J]. 中国翻译, (1).
- 颜棣生. 1983. EXPERIENCE IN TEACHING TRANSLATION [J]. 外国语, (5).
- 杨健民. 1986. 茅盾早期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J]. 江西社会科学, (1).
- 杨全红. 2008. 化境:“理想”耶?“标准”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
- 杨仕章. 2003. 科米萨罗夫翻译思想管窥[J]. 中国俄语教学, (3).
- 杨自俭. 2005. 对比语篇学与汉语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7).
- 臧仲伦. 1988. 俄汉翻译讲座第一讲——翻译实质和翻译标准[J]. 中国俄语教学, (4).
- 张柏然, 姜秋霞. 1997.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 (2).
- 张南峰. 1995. 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J]. 中国翻译, (4).
- 郑丽, 黄德先. 2013. 中美翻译服务标准的比较与启示[J]. 外国语文, (4).
- 郑声滔, 吴克炎. 1996. 翻译标准与文化交流[J]. 上海科技翻译, (1).
- 郑延国. 1990. 下笔妍雅 片言生辉——《管锥编》译句赏析[J]. 中国翻译, (2).
- 周笃宝. 2000. 继承传统译论 建立科学翻译学[J]. 中国翻译, (2).
- 周钰珍. 2007. “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J]. 学术论坛, (8).
- 朱树飏. 1981. 评介林同端译注《毛泽东诗词》——兼论我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标准[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A General Survey on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China (1979–2013)

CHEN Xiang-mei¹, YUE Feng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udies listed on CNKI from the period of 1979 to 2013.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ntrastive comparison, the article makes a synchronical and diachronical survey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hopes of sorting out the merits, demerits and some foresees for further study in related area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iteria;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 problems

(上接第57页)

Complication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Connotation, Moti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AN Guang-rong¹, YU Cheng-fa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I 53706, US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latteville, WI 53706, USA)

Abstract: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Complication is an activity involving a series of procedures, mean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teracting upon and interacted by each other, which are adopted to add linguistic forms of the Target Text (TT)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linguistic meaning of Source Text (ST) and completely reproduce ST pragmatic value. The motivation of Complication lies in the discrepanci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s, modes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system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In terms of language units, Complic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Complication at the level of morpheme, word, phrase and clause — the bigger the language units, the fewer frequencies and more difficulties. These types may be adopted alone or together so as to pursue sublimity of the ar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Complication as a Sublimation Mechanism; connotation; motivation; classification